

「美」约瑟夫·卡农著
潘源译

Eulidian and affine space.
Vector space E (a subset of scalars $\mathbb{R}$) add
dot product " $\cdot$ " is a bilinear application

$$\cdot : E \times E \longrightarrow \mathbb{R}$$

$$(a, b) \longmapsto a \cdot b \text{ scalar}$$

notation: $\underline{a}$ vs a vector, the bar defines

$$(a, b) = \underline{a} \cdot \underline{b} = b \cdot \underline{a} = \underline{b} \cdot \underline{a}$$

$$a \cdot a = \underline{a} \cdot \underline{a}$$

$$\text{argument: } \underline{a} \cdot \underline{a} > 0 \text{ if } \underline{a} \neq \underline{0}$$

德国好人

THE GOOD GERMAN Joseph Kanon

《德国好人》受到著名导演
斯蒂芬·索德伯格的青睐，
华纳兄弟公司不惜重金再现
《卡萨布兰卡》中的凄美爱情。

乔治·克鲁尼、托比·马奎尔、凯特·布兰切特
携手踏入黑白荧幕。

让读者得以重返一九四五年的柏林。

这部“德国版卡萨布兰卡”实现了
“前任蜘蛛侠+现任蜘蛛侠+精灵女王”
强力演技组合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「美」约瑟夫·卡农 著 潘源 译

德国好人

THE
GOOD

Joseph Kanon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01-2011-1587

Joseph Kanon
The Good German

THE GOOD GERMAN by Joseph Kanon
Copyright © 2001 by Joseph Kanon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© 2011
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, Inc.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德国好人/(美)卡农著;潘源译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1
ISBN 978-7-02-008551-4

I. ①德… II. ①卡… ②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
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44108 号

责任编辑:吴继珍
特约策划:彭 伦 潘丽萍
装帧设计:韩 捷

德国好人
[美] 约瑟夫·卡农 著
潘源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 430 千字 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15.25 插页 2
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02-008551-4
定价:38.00 元

献给我的母亲

作者按

《德国好人》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五年七八月的柏林。任何以过去为叙事背景的故事都难免会冒产生误差的风险。柏林尤为如此，上个世纪，其版图已被历史数度更改，盟军刚占领柏林后的那几个混乱月份自不例外。当时事件频仍，其时间排序在当前文献中都时常出错，更不用说不健全的记忆了。然而，当本书为了叙述之便对其作了适当变更时，机警的读者还是有权知道的。诚然，盟军的确截获了大量纳粹文件，但那大约是在书中提到的“瓦瑟卡佛斯戴格资料中心”充分运作起来的前一年。实际上，盟军胜利挺进柏林是在九月七日，而非书中所说的三周之前。此外，谙熟这一时期史实的读者都会知晓“美国军事政府办公室”这一美国占领机构，实则直到一九四五年十月，这一名称才正式启用，所以为了方便起见，此处使用简称“军事政府”，而未采用虽正确、但笨拙的“美国集团管制委员会”。至于其他谬误，唉，则是无心之失。

第一部 废墟

第三章

战争使他成名。名气虽不及“伦敦之音”的默罗^①，亦不如现在的纪录片代言人昆特·雷诺兹，却足以令他得到《科利尔杂志》的约稿（“如果你能到那儿的话，就写四篇吧”），然后是一张前往柏林的记者证。最终，哈尔·雷迪帮了大忙，他做了点手脚，篡改了记者的座次安排，在名单上将他放在“斯克里普斯·霍华德新闻社”后面，加在“赫斯特报业”前面，不管怎样，“赫斯特报业”派去的人已经太多了。

“不过，你只能周一出发了。他们不肯再给我们安排一班飞机，会议期间不行。除非你有门路。”

“我只有你。”

哈尔咧嘴一笑，“你的状态比我想的还糟。替我向南尼·温特问好，那个刺儿头。”温特是他们过去的审查员，战前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工作，一个神经兮兮的小男人，像家庭女教师般整洁，每当报纸出版之前，他总喜欢用钢笔在上面划上一道，“那个‘宣传与公共教育部’部长戈培尔，”哈尔用他惯常的方式说道，“我奇怪他怎么了。听说他把自己的孩子都毒死了。”

“不，是玛格达干的，”杰克说道，“他老婆。用巧克力毒死的。”

“是啊，甜食送‘甜心儿’。真是个好入。”他把派遣令递给杰克，“祝此行愉快。”

“你也该一起来。这是历史性事件。”

“这个也是，”哈尔指着另一套调令说道，“再过两星期我就回家了。柏

① 爱德华·罗斯考·默罗(1908—1965)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记者。

林，老天，我当时迫不及待地想离开那儿。而你还想回去？”

杰克耸耸肩，“这是这场战争的最后一件大事。”

“大家围桌而坐，瓜分胜利果实。”

“不。会议结束后会怎样？”

“会怎样，打道回府。”

“还不行。”

哈尔抬头瞥了一眼，“你认为她还在那儿，”他冷漠地说道。

杰克将派遣令放进衣袋，没有答话。

“已经很久了，你知道。发生了很多事。”

杰克点点头，“她会在那儿的，谢谢你。我欠你一个人情。”

“不止一个吧，”他说道，然后随他去了，“写漂亮点。还有，别错过飞机。”

但飞机到法兰克福时，已晚点了几个小时，降落后，卸载和转向又耗去几个小时，他们出发时已是下午三点左右了。C-47 型飞机是四面透风的军用运输机，只在两侧装了长椅，乘客是一群记者，都跟杰克一样，无法搭上更早的飞机，在发动机的轰鸣下，他们不得不嚷着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杰克放弃交流，阖上眼睛休息。当飞机颠簸向东时，他感觉有些眩晕。候机时有饮料供应，《每日快报》的布莱恩·斯坦利不知何故将自己归入美国人一伙，他已醉得胡话连篇。另外很多人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其中有《甘尼特》报业集团的贝尔瑟；还有考利，一直以来他都坐在斯克里布酒吧的高脚凳上，密切关注盟军最高统帅部新闻办公室的动静；此外还有吉姆贝尔，他曾与杰克一同跟随巴顿进入西德图林根州。他们一直身处战争之中，穿着戴有圆形记者牌的卡其布军装，就连摄影师莉斯·耶格都像女牛仔般在胯上佩了一把沉重的手枪。

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认识了他们。这些面孔就像插在他自己那张战争地图上的别针。伦敦，一九四二年他最终离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去了那里，想看看真正的战争；北非，在那儿他得偿所愿，并中了弹片；开罗，他在那儿养好了伤，跟布莱恩·斯坦利夜夜豪饮；西西里，他错过了巴勒莫战役，却不可思议地赶上了巴顿的部队，于是后来，过了法国，他再次跟上巴

顿，并随其一起快速东征；穿过黑森和图林根之后，一切都加快了速度，那种走走停停的等待日子结束了，明朗的、白热化的战争终于爆发；接着是魏玛；之后终于到了诺德豪森，还有多拉集中营，在那儿，一切都停滞了。他目不转睛地看了两天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他记录着数字——一天两百人——然后连记录也不做了。摄影机拍下了一堆堆的尸体，满是突出的人骨和松垂的生殖器。幸存者穿着带条纹的破衣烂衫，剃着光头，性别难辨。

第二天，在其中一个苦役营，一个形同骷髅的人抓住他的手亲吻，然后握住不放，带着令人生厌的感激表情，叽里咕噜地说着斯拉夫语——或波兰语？俄语？——而杰克僵在那里，尽力不去闻那股味道，他感到自己的手在紧握之下扭曲变形，“我不是军人，”他说道，想要逃开，却又无法将手抽回，羞愧之感油然而生。这里的故事他们已经全部错过，而这只手你又无法甩脱。

“对你而言是旧友欢聚会，小伙子，是吧？”布莱恩说道，双手括成杯状，以便对方听清。

“你以前来过？”莉斯好奇地问道。

“在这儿住过。是爱德华^①的部下，亲爱的，你不知道吗？”布莱恩说道，“直到德国人把他赶走。当然，他们把所有人都赶走了。确实，鉴于当时的情况，只能如此。”

“这么说你会讲德语？”莉斯说道，“谢天谢地，有人会德语。”

“柏林口音的德语，”布莱恩逗趣地替他答道。

“我不在乎什么口音，”她说道，“是德语就行。”她拍拍杰克的膝盖，“你跟着我吧，杰克。”她说道，就像菲尔·哈里斯在播音。然后问道，“当时那儿是什么样？”

这个嘛，当时那儿是什么样？一只慢慢闭合的老虎钳。最初是在湖上度过的宴会和热天，还有魅力非凡的体育赛事。他来这里报道一九三六年

① 爱德华·伊斯顿，一八八九年创建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。

奥运会，母亲的某个相识认识多德^①一家，所以有了大使馆的鸡尾酒会，以及体育馆包厢里的特殊席位。戈培尔在孔雀岛举行大型宴会，千百只灯泡装点着树木，形如蝴蝶，官员们在小径上漫步，在香槟和自大中沉醉，在灌木丛中呕吐。多德一家却战战兢兢。他留了下来。纳粹提供头条新闻，连特约记者都能靠传闻度日，战争迫在眉睫。当他签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，老虎钳已经闭合，此时只能播点传闻充数。这个城市在他周围收缩，最终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圆：从波茨坦广场的外国记者俱乐部，经阴郁的威尔姆大街，到一天发布两次简报的办公大楼，再到阿德龙饭店，在那儿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夏伊勒^②保留了一个房间。他们聚在居于高处的吧台，核对笔记，看着党卫军围着下面的喷泉闲荡，闪亮的靴子在喷泉边缘走动，青蛙铜雕喷出的水柱射向天窗。然后，离开东西轴线，来到阿道夫·希特勒广场的广播站，同南尼·温特争执不休，之后乘出租车回家，去面对那部被窃听了的电话和莱西特先生戒备的目光。他是楼长，住在过道那端，总是从不幸的犹太人那儿抢购物品。不再播音了。但那时已经快结束了。

“就像芝加哥，”他说道。生硬，粗粝，自以为是，一座尽力显得古老的新城。笨拙的威廉明妮宫看上去颇似银行，也像辛辣的笑话，且带有泼溅出来的啤酒味。明显的中西部风格。

“芝加哥？现在它不会像芝加哥了。”令人吃惊的是，这句话发自一位身着西装的大块头文官，在机场，有人介绍说，他是纽约北部的众议院议员。

“确实不像，”布莱恩顽皮地说道，“现在都炸烂了。不过，哪儿不是呢？整个国家都炸成了大废墟。介意我问一下吗？我总是搞不清，人们管众议院议员叫什么？我是说，叫您‘阁下’？”

“准确地说，是这样叫。总之，在信封上是这样写的。但我们只称‘议员’……或‘先生’。”

① 威廉·多德，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在德国任美国大使。

② 威廉·夏伊勒，生于一九〇四年，美国记者和历史学家，以其在二战开始时从柏林发回的生动广播节目和他的通俗历史著作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(1960)而闻名。

“‘先生’。很民主嘛。”

“对，是的。”议员说道，毫无幽默感。

“你是来开会，还是只是来看看？”布莱恩问道，跟他逗趣。

“不，我不出席会议。”

“那么，就是来看看统治情况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哦，无意冒犯。不过，多半如此，您说不是吗？军事政府，精英大人，真的。”

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

“唔，我也不知道，经常如此，”布莱恩活泼地说道，“只是个人看法，别介意。来，喝一杯，”他说道，又喝了一口，额头已沁出汗来。

议员没理他，而是转向挤坐在他旁边的年轻士兵。这个士兵最后一分钟才赶到，没带行李，也许是个信差。他穿着长统马靴，双手像抓缰绳一般紧扣长凳，点点雀斑的脸上惨白如纸。

“第一次去柏林？”议员问道。

士兵点点头，飞机颠簸时，他把座椅抓得更紧。

“你叫什么，孩子？”没话找话。

“塔利中尉，”他说道，然后哽住，捂着嘴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莉斯对他说道。

士兵摘下帽子，红色的头发已经潮湿。

“来，以防万一。”她说道，递给他一个纸袋。

“还有多久？”他问道，几乎是在呻吟，一只手将纸袋托在胸前。

议员看着他，本能地在有限的空间内移动着腿，寻找安全地带，轻微侧过身去，结果不得不再次面对布莱恩。

“你说你从纽约来？”

“纽约州尤蒂卡市。”

“尤蒂卡，”布莱恩说道，做出尽力想它在哪里的样子，“有很多啤酒厂，对吗？”杰克笑了。实际上，布莱恩非常了解美国各州，“如果没记错的话，那儿有不少德国人。”

议员厌恶地看着他，“我的管区占美国面积的百分之一。”

但布莱恩此时已感乏味，“我想是吧，”他说道，望向别处。

“不过你是怎么上的这架飞机？据我所知，它是为美国媒体准备的。”

“嗯，让你有种联盟的感觉，”布莱恩对杰克说道。

飞机略微下降，并不比路面上的斜坡更陡，但对那个士兵而言，显然够糟了，他呻吟着。

“我要吐，”他说道，几乎来不及打开纸袋。

“小心点，”议员说道，困在那里。

“吐出来吧，”莉斯对士兵说道，口气像个大姐姐，“就这样。你会好起来的。”

“对不起，”他说道，半窒息状态，显然很难堪，看上去突然像个十几岁的孩子。

莉斯从男孩处转回身来，“你跟希特勒见过面吗？”她问杰克，这个问题把其他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，似乎就地为那个士兵拉上一道遮羞帘。

“见面倒没有。只是瞧见过，”杰克说道，“很多次。”

“我是说，近距离的？”

“有过一次，”他说道。

那是一个闷热的傍晚，从记者俱乐部回来，街道几乎笼罩在阴影之下，但新大使馆仍捕捉着最后一缕阳光。这是座普鲁士风格的现代建筑，宽阔的台阶一直延伸至候在那里的轿车。只有一个副官和两个警卫，奇怪的是，竟没有任何保卫措施。他正要前往运动场，或许再去发表一通反对狡猾的波兰人的长篇演说。快下完台阶时，他停了一下，顺着空荡荡的街道望向杰克。这时我本可以把手伸进衣袋，杰克曾经想过，一枪，结束这一切，就那么简单。为什么没人这样做过？之后，这个念头仿佛气味一样被传送过去，希特勒抬起头，吸吸气，像猎物一样不安起来，回头看了一眼杰克。就一枪。希特勒的注视维持了一秒，思忖着，然后笑了，只是胡子抽搐了一下，抬起手，用一个无精打采的“嗨”打发了他，然后心满意足地朝轿车走去。没有枪，而他也有事要做。

“他们说他的眼睛能催眠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从没靠得那么近。”杰克说道，闭上眼睛，让飞机里其他的一切消失。

现在不远了。他会先去巴黎大街。他看到了那扇门，粗重的砂眼女像柱支撑着入口处的阳台。她会说什么呢？四年了。但也许她搬家了。不，她会在那儿。再过几个小时。在奥利弗广场沿街咖啡馆喝一杯，补上一切，说说几年的故事。要不他们就留在家里。

“愉快的梦？”莉斯问。他才意识到自己在笑，快到了。柏林。现在不远了。

“我们来了，”布莱恩说道，脸凑在小窗边，“上帝呀。快来看。”

杰克睁开眼睛，跳了起来，像个孩子。他们挤在窗边，议员在他们边上。

“我的上帝，”布莱恩再次说道，几乎是在自言自语，眼前的景象令他们无语，“简直是迦太基^①。”

杰克望向地面，兴致陡然跌落，所有的兴奋如血液一般渐渐枯竭。为什么没人跟他提过？他以前也见过被炸的城市——在伦敦的土地上，成排破碎的房屋，满街玻璃，还有从空中见到的科隆和法兰克福，到处是深深的弹坑和毁坏了的教堂——但都未糟到如此程度。迦太基，一个被摧毁的古代城市。在他们下面，似乎没有任何动静。连绵几英里的房屋外壳，像被洗劫了的坟墓一般空空荡荡，被成片地摧毁，连墙都没了。他们从西面而来，经过湖泊，所以他知道那儿肯定是里希特菲尔德，然后是斯得格里兹，通往坦培霍夫机场的必经之路，但标志性建筑已消失在移动的瓦砾堆下。当他们降得更低时，散布的建筑逐渐呈现出来，均被毁坏，但那儿仍矗立着几个烟囱，甚至还有座尖塔。生活肯定仍在继续。浅棕色的云笼罩着一切——没有硝烟，只有烟灰和水泥灰构成的浓重雾霭，似乎这些房屋仍不忍离去。但柏林没有了。三大建筑将废墟分成不同区域。

“唔，他们罪有应得，”议员突然说道，刺耳的美国口音。杰克看着他。守灵的政客，“不是吗？”他略带挑衅地说道。

^① 迦太基，非洲北部，今突尼斯。奴隶制城邦，腓尼基人所建，公元一四六年被罗马帝国所灭。

布莱恩缓缓从窗口转回身来，眼中充满蔑视，“伙计，最终我们都会罪有应得的。”

坦培霍夫机场周边一片狼藉，但机场内已被清理，终点站仍在。从空中见过被炸的城市后，机场似乎显得生机勃勃，令人眼花缭乱，挤满了穿着军装的地勤人员和接机者。一个毛乎乎、嚼着口香糖的年轻中尉正等在舷梯脚下，当他们走下飞机时，他辨认着要找的面孔。那个呕吐的士兵已先行踉跄而下，跑走了，据杰克猜测，是去男洗手间了。

“盖斯默？”中尉伸出手，“我是朗·厄里奇，新闻官。我来接您和耶格小姐。她在飞机上吗？”

杰克点点头，“还有这些，”他说道，指了指他们从飞机上拖下来的行李，“帮我一把好吗？”

“她在里面装了什么，嫁妆吗？”

“器材，”莉斯在他身后说道，“你是打算说俏皮话呢，还是帮他一把？”

朗留意到她的军装，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曲线——便笑了，“是，长官，”他说道，夸张地敬了一个礼，然后轻松地拎起行李，上面标着日期，“这边走。”他领着他们走向大楼，“郝利上校让我问候您，”他对莉斯说道，“说他从做广告生意时就记得您。”

莉斯咧嘴一笑，“别担心，我会给他拍照的。”

朗也冲她一乐，“我猜你也记得他。”

“很清晰。喂，小心那些东西，那是镜头。”

他们跟在似乎已得到一名随从的议员后面走上门前台阶，进入候机大厅。同样的茶色大理石墙壁和高高的屋顶，那时的飞行曾是浪漫之旅。人们会住进这里的宾馆，只是为了看飞机。杰克匆忙跟着。朗的行走方式跟他的谈吐一样，轻松地在一群群等在那里的服务人员中辟出一条路来。

“你们错过总统了，”他说道，“午餐后进城的。整个第二装甲师列在阿乌斯大道两边，景象十分壮观。很遗憾你们的飞机这么晚才到，要到城里拍照可能也有点迟了。”

“他没出席会议吗？”莉斯问道。

“还没开始呢。‘乔大叔’^①迟到了。他们说 he 感冒了。”

“感冒？”

“很难想象，是不是？我听说杜鲁门喝醉了。”他瞥了一眼杰克，“顺便说一句，这不能发表。”

“有什么新闻吗？”

“不太多。我给你弄了些宣传品，但你可能会把它们扔掉。其他人都是如此。总之，不到他们坐下来开会，就没有什么可说的。我们在记者营贴了日程计划简报。”

“记者营在哪儿？”

“从军事政府总部沿街直走下去。在阿根廷人街。”他说道，反复念叨着这个玩笑一般的名字。

“是在达勒姆区吗？”

“所有的东西都在达勒姆区。”

“为什么不找个离市中心近点的地方？”

朗看着他，“根本就没有市中心。”

他们爬上通往入口正门的长台阶。

“如我所说，记者营就挨着军事政府总部，所以很方便。你们的住处也是。我们给你找了个好地方，”他对莉斯说道，几乎是在谄媚，“摄影安排与此不同，但至少你得去那儿。我是指波茨坦。”

“记者不能去吗？”

朗摇摇头，“他们需要秘密会议。记者不能去。我现在跟你说了，以后就不必再听你抱怨了，跟其他人那样。规则不是我定的，所以如果你要抱怨，尽管跟我抱怨吧，我不在乎。我们在记者营尽力而为，提供你需要的一切。你可以从这儿寄东西，但你的东西必须经我检查，你最好知道这一点。”

杰克看着他，勉强笑了笑。又一个南尼·温特，这次是嚼着口香糖的，

① “乔大叔”，指约瑟夫·斯大林，“乔”是“约瑟夫”的昵称。一九四五年二月从美国总统罗斯福口中变相得到这个绰号。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称赞斯大林乃“伟大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者”，“乔大叔”在美国俚语中即“老好人”之意。

快人快语。

“新闻自由到底怎么了？”

“别担心。我们会弄到很多复印件的。每次会议之后，我们都出简报。此外，所有人都会议论。”

“在简报之间的空当我们做什么？”

“喝酒，通常如此。至少他们一直是这样的。”他转向杰克，“你知道，斯大林可能不会接受采访。我们这边走，”他说道，经过旋转门，“我带你们去安排好的住处。你们或许想要洗洗。”

“有热水？”莉斯问道。

“当然。像家里一样舒服。”

车道上，议员正被扶进一部征用来的、侧面绘有美国国旗的丰田汽车，其他人上了无篷吉普车。在他们远处，车道的末端，是第一批房子，没有一栋完好无损。杰克注视着，又感到心里空荡荡的。不再是飞机上的瞥视；而是更糟。少数伫立着的墙壁上有炮弹留下的凹坑。堆堆残骸，断裂的混凝土和管道装置。一座被炸开的建筑，一条壁纸从一个暴露出来的房间里悬垂出来，窗洞四周满是焦痕。他怎会在这样的地方找到她呢？飞机上见到的灰尘悬浮在空中，令午后的阳光极为黯淡。现在还有那股气味，酸腐潮湿的砖石建筑和裸露的陆地，就像未完工的建筑工地，还有别的，他觉得是尸体，仍躺在瓦砾下的某处。

“欢迎来柏林，”朗说道。

“都这样吗？”莉斯轻声问道。

“大多如此。如果房顶没了，就是炸弹炸的。此外，还有俄国人。他们说炮击更糟。全都炸进地狱去了。”他把包扔进吉普车，“上去吧。”

“你们俩先走吧，”杰克说道，仍看着街道，“有些事我想先办。”

“上来，”朗说道，一道命令，“你过会儿想怎么去，搭出租车吗？”

莉斯望着杰克的脸，然后转向朗笑道，“急什么呢？把他送到想去的地方吧。途中你可以让我们游览一下。”她拍了拍挂在脖子上的照相机，然后将它举到眼前，蹲了下来，“笑笑，”给他拍了一张，背景是繁忙的坦培霍夫机场。